

民间采风

澧水的母亲

□ 刘晓平

三湘四水，澧水河无论是流程还是流域，它都是最短最小的。正因为如此，加上它落差大，河流所经过之处，大多山高谷深，所以它也是最调皮最有顽劣性的一道河流。我出生在资江的辰水河边，却工作在澧水河边的张家界。三十多年来，与澧水相伴，大多是水边相见不湿鞋，开窗相见望风景而已，并没有在河水里滚爬的经历。但我记住了屈原的那句诗： 沅有芷兮澧有兰。我曾去过八大公山，感性地为它写过一首短诗，题目叫《澧水的母亲》：

八大公山是慈祥的
绿色无边的森林是她宽阔的胸怀
她是孕育澧水河的母亲
无数条小溪有她的无数个梦想
都踩着时间的节拍汇成澧水
为共同的思念寻找方向

见刊后，有澧水源头的好朋友向我提出： 你比喻八大公山是澧水河的母亲没错，但严格意义来说，也还是不准确的，因为澧水的源头不只是八大公山，它只是其源头之一。

听了此言，我便萌发了要好好了解一下澧水源头的冲动。二〇二二年年关之前，我便与桑植的好友向延波、陈颢、邱德帅几位兄弟联系，盼他们和我一块去看看其源头。延波是单位之主，又正值年底了，故特别忙；陈颢因正准备 两会 的工作也离不开；正好德帅在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宣传工作，他满口答应： 好啊！这样您也顺便了解一下我县的乡村振兴工作，方便时也为我们宣传一下。 就这样，我在邱德帅老弟的陪同下，开始了澧水的探源之旅。

德帅是有心人，也是近年有影响的桑植本土作家，他告诉我： 澧水有三大源头，分别是北源、中源、南源。北源出自桑植县五道水镇的莲家湾，以前称七眼泉是澧水之源，那是一种误称。 我们驱车前往莲家湾时，正是天高太阳暖的晴天，前面青山重重，水声潺潺，本以为车已无路可走，可拐过几道弯时，前面却是山重水复又一村，还有碧蓝幽深的金龙水库。金龙水库不大，重重青山之中，就好比一方明镜，青山、暖阳、云彩倒映其中，水面有成双成对的鸳鸯、野鸭，都悠然自得地在水面漫游；水面在暖阳下腾起迷蒙的雾纱，为幽幽碧水增添了一种神秘感，这一切无疑为水库添加了一种灵动的美感。再往

前，就又见一个村落，莲家湾便到了。我们下车后，来到一个小井边，德帅说： 这就是北源的发源地，也是金龙水库的主要水源，和山林小溪的积水，一齐汇入金龙水库，再一起汇入下面的水流，干流长79公里，流经五道水、芭茅溪、沙塔坪、凉水口、桥自弯镇、洪家关乡后再一齐汇入澧水。

接着我们驱车前往两河口。两河口之名，其意是两条江河相汇的地方（桑植一带民间溪、江、河不分，统称河）。德帅指着其中的一道水流说： 这就是中源之水，叫绿水河，源出于桑植县八大公山的东麓，源头在龙山县境内。而那一水道就是南源的上洞河，源自永顺塔卧的龙家寨东北。中源、南源之水，在两河口相会后，流经至打鼓泉，与北源汇合，再往下游走，在桥自弯又汇集了小茅苔溪，一齐汇入贺龙电站，做了发热发光的贡献后，便浩浩东流，流经英雄的桑植县城，始称澧水。

终于搞清楚了澧水的三大源头，我很感慨地说： 澧水的母亲是博大的！在回家的途中经过洪家关时，我们忆想起革命时期贺龙曾经浴血奋战，在澧水两岸到处留下的深深足迹，十分感怀。中午在桑植县城吃饭，饭后饭后的空间，我写下诗歌《澧水流经的桑植》：洪家关风雨桥的风铃在日暮时摇响芙蓉桥恐龙化石在风一样的叹息中反当

在桑植民歌对唱的旋律中
民风如画，兰花飘香

在桑植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还有
九天洞的钟乳石，天平山的鸽子花
以及《门口挂盏灯》的缭绕余韵
都演绎着自然与历史变化的诗篇

在民族大融合的洪流中，我从
三道茶悠长的意蕴里
仗鼓舞欢快的节奏里，听到了
血流的回响，心灵的倾诉

一方水土永恒的记忆
就是大地上的无字碑
山林间呼啸的风
时空中五彩的霞
都是岁月对历史的表达

黄河村之变

□ 孙泽文

走进天子山街道黄河村，扑入视野的是一片片绿水青山，一排排白墙黑瓦的民宿，一幢幢别具一格的别墅，一块块整齐饱满的油菜，一面面修葺一新的河堤，一条条宽阔的水泥大道 恰似一幅美丽的山村画卷。

笔者来到这里，是与退休干部黎局长座谈，他住在该村。黎局长如数家珍，谈得最多的是山村的变化，感恩最多的是该村的脱贫攻坚后盾单位及驻村干部。他激动不已，似乎有说不完的切身体会。黄河村村支委甄应福介绍说，近十年村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年，驻村后盾单位区纪委监委和区人社局又继续来到村里把乡村振兴当作大事来抓， 为了乡村振兴，我们流汗脱皮值得，他们从人力、财力、物力入手，优选驻村干部，狠抓产业推动，倾心倾力，绞尽脑汁。就想着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事。

在黄河村，村 两委 班子坚强有力。全村共76名党员，形成了一个坚强战斗堡垒。在黄河村，已完善或新建基础设施30多处，其中兴修河堤2.3公里。该村早已全面实现 五通 水通、电通、路通、路灯通、机站信号通。户户都通上了水泥路。村里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达40万元。去年，落实监测户产业奖补3.5万元，消费扶贫3.4万

七星山，是天门山外的另一个风景区，是张家界新开发的与其他风景不一样的景点。

五月，风和日丽。
第一次坐索道电缆车上七星山，心情可谓上天捉月，激荡而忘志。坐在缆车里面，有种一览群山小、天高任我飞的感觉。

俯瞰绵绵不断的山峰，满眼碧绿，山花灿烂。仰看蓝天，伸手可接云，燕雀伴我飞。

七星山，就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一般，天生丽质、温柔可爱。就像温柔美妙绝伦的少女，腴腆而羞涩，勾人心魂。

上七星山 现代化电缆车是代步工具。还来不及仔细欣赏风光 就已风驰电掣般到达峰顶第一站。几十年前 爬山都是徒步，十几分钟翻越几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想都不敢想的事。

出了缆车，迎面看见的，是一座凉亭。如一把撑天大伞。其由铝合金钢架构成，巨大的影视频幕正播放着七星山的美景。伞下摆着一圈木长条凳子，供游客们看戏和休息。旁边正修建的酒店，像一朵蘑菇云，虽然还

未竣工，从初见的规模来看，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族风味，别有一番静美。

凉亭旁，是一汪碧湖，称揽月湖。与天空的太阳交相辉映。想象着如果在月圆的晚上，和知心爱人漫步在湖畔，在柔和的月光中行影相随，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妙境地。

湖中设有古色古香的凉亭。亭中有游人小憩，也有游人在垂钓。湖被四周群山环抱着，像一颗镶嵌在翠山中的碧绿翡翠，碧得让人心醉，令人流连。

茂密的树林中建了很多小木屋。小木屋在高大的树影中若隐若现。微风拂来，一种久远的馥郁花草香味一同飘来。

树叶迎风吹动的沙沙声，像情人缠绵的情话，温柔而暖心。恍惚中，我好似回到了十八岁的青葱岁月，躲在远离尘世的木屋中，正与相恋的人秘密约会，倾心交谈，正如这清风，正如这树叶，琴瑟和鸣。

坐上观光车，沿着一条修好的蜿蜒曲折的水泥路奔向云端深处。云端之上，就是我们向往的天空之眼。

两旁葱郁的树林，宛如翩翩起舞

当我走进生产钻戒的流水线车间，我被那些埋头努力工作的年轻面孔震动。

就在这座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里，我注意到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他有一张清秀温和的脸，眉宇间写满了执着与专注。他坐在整个车间的门口，好像守门的卫士。一桌一椅，一台镶嵌的机器，便是他工作的全部内容。他正一心一意地钻研着手中小小的戒指，和上面需要用放大设备才能看清的璀璨的钻石。他没有加入流水线的队伍，我因此心生好奇，他刚刚参加工作，尚不熟悉镶嵌的手艺，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变成一个合格的流水线工人，完成这一不得有丝毫马虎的精细环节。每个年轻人都要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掌握钻戒的制作流程，成为技艺精湛的高级蓝领。一旦他们成熟，即便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也要向这些实践经验丰富的师傅学习，才能在团队中立足。

一枚小小的为全世界的恋人守护爱情的钻戒，需要设计图纸、压胶模、注蜡、铸金、镶石、抛光、喷砂、电金等等二十多道工序，才

平凡人生

生命的奔赴

□ 安宁

能最终抵达神圣的婚礼殿堂，让恋人们一生珍藏。它倾注了无数年轻人的汗水，也凝聚了他们激荡的青春和梦想。

我很想停下脚步，问一问那个沉浸在小小的工位前，俯身学习镶嵌工艺的年轻人，他来自哪儿？他的故乡有没有波澜壮阔的大海，或者绵延起伏的群山？当他走出故乡，奔赴千里迢迢之外的深圳，他有没有过胆怯？他希望十年后，自己能从流水线的车间门口，晋升到哪一个位置？每天他走出嘈杂的车间，看到漫天绚烂的晚霞，他有没有憧憬过属于自己的爱情？为了一枚能够圈住未来恋人的小小钻戒，在那些晨光熹微的黎明，他对自己有过怎样的承诺？而那些听着天南海北工友的鼾声入眠的夜晚，他又有过怎样斑斓的梦境？当他抬头看向天空，或者俯视大地，那些飘荡的云朵和怒放的花儿，又会让他想

起什么？

是的，我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他，这样一张年轻安静的面容，深深吸引了我。他是无数为了理想奔赴深圳的年轻人，他也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他还有着漫长的人生，在那前方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也繁花似锦，他将用此刻小心翼翼观察一粒钻石的眼睛，和尚未变得粗壮有力的双手，去勇敢地迎接它们。

但我最终什么也没有问。我只是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注视了他片刻。我的视线掠过他的头发，那里犹如茂密的丛林，在明亮的白炽灯下，散发出野性蓬勃的光。他一生的爱与力，都蕴蓄在那里。此刻，它们在幽闭的车间里，犹如起伏的汪洋，让我忽然间动容。仿佛无数的浪涛，正以排山倒海般的雄浑之力，推动着一座城市奔赴无尽的远方。

在深圳著名的深南大道上，人



荷塘翠影 汤青 摄



文化视窗

孙犁的书衣文

□ 胡忠伟

言：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孙犁的创作一度中断，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在一九五六年后他因病休养了十年，几乎没写什么东西；一九六六年后的十年，也没发表任何作品。尽管如此，孙犁读书、爱书、惜书、包装书的习惯一直没有废止。一有空闲，他就会整理自己那些心爱的书，这在他晚年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里多有记录。

在一九七八年春写的《装书小记》中，他深情记述了对茅盾新版《子夜》包装的经历来： 最近，《人民文学》编辑部赠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来的纸封，给它包上新的书皮。这是童年读书时期养成的一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一直没有改。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 对于一九六六年后的十年发还回来的旧书， 我差不多无例外地给他们包裹了新装，也是利用一些旧封套，这些工作，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 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 这种专心致志地修补破书的过程，就和妇女们织毛活、补旧衣一样，确实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作。

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爱书惜书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一样，他把

整理书看成是 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 作。 因此，在与友人的书信里，孙犁也不忘把这种读书惜书的乐趣分享给别人。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日，他致信卫建民： 我近来的工作是：每天站在书柜前，观察包扎旧书的报纸，如有太脏太旧，则取出重新包装之。 那种乐此不疲的愉快心情溢于言表。对于书顶变黑，孙犁也有加以整治的独门绝技 铅印平装或精装，立着放久了，书顶即变黑，整治之法：用细砂纸打磨之，就干净多了。我近用此法，整修商务旧版书多种，颇为得意，也证明我爱书之情，至死不渝。（《曲终集》）

读书 包装残破的书，给了孙犁无穷的精神力量，使他在恶劣的环境里，坚韧地活了下来，成了 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 的著名的书爱家。他的 书衣文，是真正的书话，不仅仅记录着他读书的 心情行迹，更多的是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品评，是一部部真切动人、博杂独特的读书记、买书记、读人记，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读书风景线。

群山万壑春的颜色。

正如这镶嵌在陡峭山坡的路。

镶嵌在陡峭山坡的路，都是不怕苦不怕困难的工人开凿出来的。不仅要有体力，还要有高科技。从过去的肩挑背扛，到现在开凿荒山峭壁的机械化，这是党和国家扶持新农村的成果，也是中国进入科技新时代的见证。

幸福的生活，让我心中始终荡漾着儿时的欢乐。我再次闻了闻栎树的花，香味依旧，温馨依旧。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我想着，如果再年轻三十岁，我一定还要找个红颜知己，隐在树林中，听着美妙如歌的沙沙声，再度亲密好时光。

天空之眼到了，巨型钢架撑着一个如眼球状的玻璃高台。高台上，视野辽阔，万山沟壑历历在目。仿佛那云朵，都被踩在脚下。大有俯瞰众生之感。

感叹天地造物之神，给了我们张家界如此宛若仙境的山与水，花与木。